10

V
A 171.15
C36

LIBRARY OF CONGRESS
0 006 913 663 1

左傳文苑

ORIENTALIA
CHINESE
V
A171.15
C36

辭令能品

左傳文苑八卷

魯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按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祝佗論蔡先衛 定公四年

按子魚於衛蔡皐鼬之會談吐手采儘有立朝氣節夫子許其治宗廟亦以其有一節之可取云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名蚡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將會衛子行敬子 衛大夫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難得宜也 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嘖至也言至會時設有煩亂忿爭之言無才辯者莫之能治 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祝佗字也 子魚辭曰臣展四體 言臣展布股肱之力 以率舊職 舊職謂爲祝也 猶懼不給而煩刑書

恐得罪以煩瀆刑書若又共二若又從行俾共二戢微大罪也是自求其大罪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祝之爲官掌社稷之祭祀尋常賤隸之戢社稷不動祝不出竟若無遷國變置社稷之事大祝不出其國之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謂有征伐之事祓社師出則先祓禱於社謂之宜社釁鼓然後殺牲取血以塗鼓鼙謂之釁鼓祝奉以從太祝奉社主以從君行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若朝會以行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爲祝者無從行之制公曰行也及皐鼬音佑將盟於皐鼬之地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萇弘周大夫靈公使佗私問之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

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安定也選建明德選擇有明德者而封建之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爲睦周公以盛德獨見親厚於成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公賜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之車交龍爲旂夏后氏之璜璜音黃美石名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六族殷之遺民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使六族之長各自領其同宗之親輯睦其所分之族屬將其族類人衆皆取法於周公之制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以受周公之命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言既分封于魯爲大國方五百里又加以土田增厚

歷叙三叔鑿
〻有根脉駢
小才而恣意
說者想夫子
之惡其倭蓋
別有況

前詳於民此
詳於上是王
法

頓挫有勢

為七百里 **覲宗于史** 大祝宗人大卜太史凡四官 **備物典策** 典則春秋之制 **官司彝器** 百官有司常用之器 **因商奄之民** 商奄國名成王踐奄而撫其遺民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封伯禽于曲阜之地乃古少皞之墟在魯城內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少帛旂名周禮折羽為旌物 **綪茷** 音泮旂大赤之旗也綪柒赤草名茷即旌也 **旃旌** 通帛為旃 **析羽為旌** **大呂** 鍾名 **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七族皆殷民 **封畛土略** 畛塗所經也略界也謂所封之畛土地之界也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武父衛北界圃田鄭數澤名在衛之南界 **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 有閻古諸侯地衛所受朝宿邑取其土地之人以供王室之貢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相土商之祖地東都衛所受湯沐邑王東巡狩則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 聃季司空使授康叔以土地 **陶叔授民** 陶叔司徒使授人民於康叔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殷虛朝歌之地 **皆啟以殷政疆以周索** 皆總魯衛而言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索法也疆理也地則有用周之法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國所造鼓 **闕鞏** 甲名 **姑洗** 鍾名 **懷姓九宗** 唐之餘民一姓分為九族 **職官五正** 職主官事者有五長殷時五官居在唐地此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之也 **命以唐誥** 唐誥古作康誥恐無謂只依時本唐誥為的言命唐叔也 **而封於夏虛** 夏虛乃大夏之地今太原晉陽 **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疆理土地用戎之法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賜之以分物而明其德 **不然** 若非尚德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則四王之子居長者尚多而皆不得分物之賜 **唯不尚年也**

此見尚德之輕重而不尚年 管蔡啟商 武王封其弟管叔蔡叔及紂子武庚於商是爲二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二叔流言乃導武庚以作亂 惎閒王室 惎毒也欲毒害王室也 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 周公稱王命誅管叔于商放蔡叔于郭鄰蔡放也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而放之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巳卿士 爲周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命爲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胡蔡仲名父死曰考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 冢宰掌邦治 康叔爲司寇 掌邦禁 聃季爲司空 掌邦上 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王武翟叔虔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 曹叔振鐸文王子周公異母弟 晉武之穆也 唐叔武王子昭穆注見僖二十

八年 曹爲伯甸 曹晉之叔父但以伯爵居甸服而晉乃得侯爵 非尚年也 此又見其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 尚年齒長蔡侯 是反先王也 易先王尚德之法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叔武與盟尚先於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文公 魯申 僖公 衛武 昭公 蔡甲午 莊侯 鄭捷 文公 齊潘 昭公 宋王臣 成公 莒期 茲丕公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略道也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不正其尚德之意如之何其可 萇弘說告劉子 劉文公 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以衛爲長而先於蔡

先王用人以天下爲慮 唯德唯賢固 [illegible]

至宋彝倫長幼之序天之秩也詎世君義在間哉周公制禮宗廟昭穆蓋毛序蜀在於少長之序明且盡矣萇弘特奪於子魚之雄詞而不之考欽夫子之指在俗在在所乎

員復楚申胥興楚此敵手棊也然包胥與負善既不能脫彼父兄

申包胥乞師于秦 定公四年

按楚昭王被吳兵所偪出居于隨申包胥痛哭秦庭乞師救楚蓋欲無負其興楚之言於是秦穆公爲之賦無衣遣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吳師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楚平王殺伍奢及其長子尚次子員奔吳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讐以報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吳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先是楚以一裘一佩拘蔡昭侯三年以肅爽馬拘唐成公亦三年既歸請師于吳以報之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艸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于君吳若滅楚則鄰于秦疆埸之患也逮吳之

之戮又不能解伍胥之怨坐視宗國覆滅君王播弃於後如秦乞師以救之吁亦脫矣

未定君其取分焉（勸秦伐吳與吳共分楚也）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哀）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杯勺之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收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九頓首而坐（詩凡三章每章三頓首以謝）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

包胥痛哭秦庭千載猶有生氣不知平王之世極柄攻讒慝肆行鄙宛殺而子胥走日以得此於世胥也

是会也孔子凡之言云却某兵一改盟載一罷亨礼詞氣峻烈自可折衝萬里何於一齊哉

夾谷之會（定公十年）

按齊魯夾谷之會以和好也乃齊以萊夷兵劫魯侯則懷詐甚矣孔子但以禮折衝令齊人詘服歸田所謂禮義干櫓信夫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俘）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句法）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則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

英風凜凜千載生氣

左傳文苑

不然齊君本心必不如此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當如此詛盟之禍孔丘使茲無還音旋揖對茲無還魯大夫孔子使揖齊人而荅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魯田爲齊所侵言汝若不以此田還魯而但令我供三百乘之命者亦當受此盟禍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梁丘據乃魯景公之嬖人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又設享禮是勤執事也是勤勞齊之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尊象尊朝廟禮器不可出國門鐘聲嘉美之樂不合於原野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設享禮備宗廟朝廷之禮享諸野外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

夫享所以昭德二句何等緊要

則爲粗畧而穢薄若舍五穀而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禮不成則辱兩國之君弃禮名惡禮成而棄其舊典則是取惡名也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享禮之設所以昭明其有德君辱名惡非昭德也不若止而弗享乃不果享孔子知齊懷詐故以禮享之而齊不果行享禮齊人來歸鄆音運讙音歡龜陰之田鄆也讙也龜陰也三邑皆汶陽之田爲齊所侵者至是歸魯

桓公以義責楚人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孔子斬萊夷強國皆以禮之功則是壇坫折衝萊夷之君戴仙三軍淫謂去

程而無勇哉

夫差初志亦甚欲報越及其獲越王又釋之反為所滅乃知愚夫易驕驕則易滿不足以言志也

於越敗吳于檇李 定公十四年

按夫差初志亦甚欲報越及其獲越則又釋之反為所滅乃知愚夫易驕驕則易滿不足以言志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 患其嚴整不可犯 使死士再禽焉 使敢死之士往亂其陣兩為吳所禽 不動 吳師不亂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又使罪人列為三行負劍以汪于頸 而辭曰 致辭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 犯軍令 不敏于君之行前 行陣之前 不敢逃刑敢歸死 歸死于吳 遂自剄也 言畢自刎而死 師屬之目 吳兵注目視之 越子因而伐之 乘其怍訝進兵伐之 大敗之靈姑浮 越大夫 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 傷足大指 取其一屨 姑浮取之 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

苟出入（每有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汝也）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不敢忘父之仇）三年乃報越（後哀公元年吳師入越）

句踐之以薪嘗膽夫差之出入父人得已不可忘越之仇此切當報怨如此宜此各遂所志也

此段以礼為主失礼為不体故決其忘

此体即詩相鼠有体人而無礼的体字下云不度反嘉事不体與此照应

子貢論執玉高卑 定公十五年

按朝禮之不講非起於下陵多失於上替今觀邾之來朝楚之受朝皆失其執玉高下之度故子貢決二君之存亡寧第誇億中耶

邾隱公來朝（邾君名益來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來觀其行禮）邾子執玉高（朝必執玉為贊邾子執玉太高）其容仰（惟高故仰）公受玉卑（魯定公受贊玉過於太卑）其容俯（惟卑故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死生存亡皆係於禮如人之有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皆取之以禮）朝祀喪戎（朝賓禮祀吉禮喪凶禮戎軍禮）於是乎觀之（皆觀其合度）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今歲首二君相見而皆不合於法度）心已亡

子貢居言語之科故聖人機轉之其后京七年晉伐邾以邾子益來皆如子貢之言

左傳文苑

矣心之精爽已先亡矣心亡則身從之而亡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而不得其體之正即如人之無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驕則近於爲亂替近疾替則近於疾病君爲主其先亡乎主先賓後主人必先亡也公薨其年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蓋我稱好至先乎四從邾魯相朝俯仰高卑不協其度寔忘之恐也子貢之治亦以從爲守身之本保國之幹君子不可不慎也豈讖緯術數之學料其我哉

許越行成吳王已忘立庭之呼雖有五員之極諫必不納矣

桴德二語千古至言

援引有過一段事悉詞簡

魯哀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而遜於越按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伍員諫許越成元年

按伍員之先是即范蠡賜越之言也夫差無聽言之智所以爲越所沼句踐有納言之明所以卒成其功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大敗之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越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音戈國名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二斟夏同姓諸侯也夏之衰也有窮后羿用寒浞爲相後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封澆于過襄四年澆用師滅

是議論中敘爭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事而敘以異彼重羿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

左傳文苑

斟灌及斟鄩氏滅夏后相后相啟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后緡相妻娠懷身也逃出自竇自竇穴遯逃而出歸于有仍后婚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仍古諸侯國少康既壯爲有仍牧官之長惎澆惎音忌毒也以澆爲毒害能戒之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思以二女妻少康姚虞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一成五百人爲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收拾夏之遺民無循夏之官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使諜候澆之間隙使季杼誘豷豷音意澆弟也季杼少康子使以計誘而致之遂滅過戈襄四年傳載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今吳不如過一句頂上緊爰以下說得利害較然而夫差狃於一戰之功而驕矜自恣不听其言豈非天欲以越賜吳乎

萬經亦俊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則使越豐大必爲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能親愛其民施其恩澤施不失人施惠皆得其人親不弃勞親愛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存之許行成也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不可消食而止其患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衰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也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

傳

君父之仇義不共戴冤者以從夫差怪忘
立庭之呼而以任子胥以佐讎寇讐拯激
奈其昏而不悟也惜夫

此逢滑言吳楚之我福未定而欲以晉辭吳計之得者也

逢滑議辭吳 哀公元年

按逢滑論吳楚之興亡不定於國勢而定於民心本之于主德可謂切當吳未免艾殺其民禍不旋踵而至也

吳之入楚也先是闔廬破楚入郢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陳人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楚爲吳所勝昭公奔隨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

解上我福用句用字奇警

勁而活有勢

左傳文苑

何必不復（豈必皆亡不能復振）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啟迪意）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其不久）陳侯從之（卒辭吳）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召陳不至闔廬事也故夫差爲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吳人一系而破勁越似勇法流怪公召所從逢滑當公而進拒掌而談以救其民卜筮國之我卓越

初看覺太實稍嫌板重細玩造語典重保有致

恤不相睦一語極好

食不二味數句言吳先佺以自奉在國二句言恩以恤民在軍四句言惠及士卒

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公元年）

按闔廬恤民所以敗楚夫差勞民所以自亡此子西所以善觀吳之成敗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乎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舟也鏤刻也樸素不加丹刻）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擇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美食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與民同其勞逸）是以民

今閱以下而明其嗣實正意

子西說到此目中已無吳矣

不罷勞死知不曠民不罷勞忘其勞也死知不曠民知致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易猶輕也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過再宿曰次三宿以上即役民爲此臺池之樂宿有妃嬙嬪御焉一宿曰宿妃嬙貴者嬪御賤者言其一宿之寓亦備女色之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虐使其民視如仇讐而驅之戰爭日方新而未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爲二十二年越代吳張本

立庭呼各志曰勵也視民如仇言曰驕也一身賣變豈可以受吳不我乎

叙法此前罕儷又稍不同彼專爲政此衆爲政

至字是提綱各人言意不同就實繪出自有奇變

桓宮僖宮災 哀公三年

按此時當災患之際敬叔命出御書景伯命出禮書桓子命藏象魏此見魯爲儒書之國

夏五月辛卯司鐸宮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二公之廟亦火救火者皆曰顧府庫藏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宮御書進于君者使待命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具汝所戢其有不在其罪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周人冢宰之書以待命以待討求之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使四馬相從以脂塗轄爲駕之易百官官備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居官之人整肅供給濟濡帷幕濡帷幙于水出而用爲之濟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隨火氣而爲之備蒙葺公屋以濡物冒

倉卒之災救援之能各中調理不至惶惑而敘極錯綜整頓妙妙

句法字法種種俱奇

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備緩急季桓子至御車爲公御車立于象魏之外闕門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輕財而重民命命藏象魏周禮正月懸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北土呼汁爲瀋言無素備而責辦于官猶拾汁終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同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改宜爲天所災

陳涉起事法祖此

楚子救陳 哀公六年

按此篇趣邁奇特驟讀之若甚費閒細玩之則結構天然余雅好此等文字嘗以此篇評第一示諸同志未知亦首肯余言否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吳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陳乃師於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昭王兄結子期啟子閭亦皆楚王兄五辭而後許子閭五辭不獲乃權許之將戰王有疾卒於城父子閭啟退曰君子舍其子而讓群

腹心股肱之論
直是名言楚子
有君人之德矣

以弗禜弗
祭[illegible]

左傳文苑

臣三公子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謀立君回師潛師閉塗潛師密發閉塗不通外使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越女昭王妾章即惠王然後還師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君象妖氣守之故云當王身雲在楚地惟楚王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禜音詠禳除之祭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言我若無大過惡天必不令我夭折以死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

命祀命諸侯
祭祀之典諸侯
望祀境內山川
[illegible]

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雖敗於柏舉然終能復國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即冀州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其失於君人之行又曰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由已率常可矣此二句乃孔子合論楚昭王以合書文言人能信由已出以帥天常可以不亡乎

不禳昳不祭河可見楚子於死生我
福上看得十分遠激匪唯可以破衆
惑進此便入死生不二之門[illegible]

叙事出細而淨

陳乞弑其君荼 哀公六年

按齊桓多子而不立卒致尸蟲出戶之慘景公多子而不定卒致死不與埋之歌有國者可鑒此矣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且于即齊子鉏前年與陽生同奔居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詭言也）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又獻此馬）請與子乘之（共試此馬）出蔡門而告之故（恐在家人聞之）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家臣欲與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今闕止歸與其子共處）戒之（戒之勿洩）遂行遽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僖子之子其母僖子妾也）與饋者皆入（令陽生與饋食之人入公宮）冬十一月丁卯立之（立爲齊侯）將盟鮑子醉而往

語不費而極懇惻

委婉中又極輕截陽生亦善為詞矣

上階之正其妙處乃只在不必及大夫公子字上

其臣差車鮑點差管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遂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孺子即荼若謂景公女謂陳僖子言女忘景公鍾愛孺子荼常御繩爲牛使荼牽之而折其齒乎荼頓地故折景公之齒而背之也而背其遺命以立他人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謂鮑牧隨宜而處事若我可可立爲君不必亡一大夫不必歸怨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恐鮑子殺已故要之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言陽生亦景公之子故可立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安孺子之母使其母子往齊之賴邑去鬻姒荼母殺王申拘江說囚王豹

慮已慮人可謂周匝宜事之終濟也

於句竇之丘三人皆孺子黨公使朱毛告於陳乞悼公使齊大夫朱毛告陳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罷然人之置君與置器不同不可以二國但一君不可以兩罷二不匱置罷有二更迭爲用不至匱乏君二多難二君則彼此嫌疑多致禍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幼小之君不可說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以國政之大者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面去孺子使毛遷孺子於駘音笞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毛恐駘人不從未至而殺之葬諸殳冒淳殳音殊冒淳地名

師衆也言衆公子也

按初景公淳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史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朝公子於萊景公奉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弑閽公子鉏公子陽生弑魯萊人歸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曰黨之乎至是陳侍子召陽生而立之

公會吳於鄫 哀公七年

按吳此時爭長中原侈汰已甚其以百牢徵魯乃其虐焰方熾景伯之言宜其難入耳

春公會吳於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吳來召魯索百牢之禮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魯不可居宋之後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聘魯魯享以十一牢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天子之牢也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

皎而婉亦有章法

以弃天背本決吳之將亡設論得有據

不別援引只援太伯之論此子貢之善於詞也

左傳文苑

亦惟執事亦惟吳之執事命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國君長大於道路之間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矣其老豈敢弃其國大夫稱老太伯端委以治周禮端服委冠也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本吳激百牢而以禮止後魯召康子而不禮之此能共之景伯端亦各擅其稱

舉欲伐邾是失字小之仁不思吳之見伐危以貪成愚也

公伐邾哀公七年

按伐邾之舉兵出無名邾子請救於吳而以君威不立激之此八年伐魯之師所由來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民恃城城恃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惟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惡猶安也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不滿數十國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言知必危自當言之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附季孫意曰魯德

凡借援於人者必有智術以傾人邾以君威不立以私奉貳激致有術安得不動吳之救援哉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言魯德無以勝邾只恃衆以加於邾豈可乎不樂而出孟孫意異故罷享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作樂不肯禦寇師遂入邾邾茅夷鴻即茅成子以束帛乘韋乘韋四張也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欺晉爲弱鄙吳爲遠憑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音僻君之執事辟陋吳國執事之臣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滅邾成其所求而無違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魯大國以八百乘之賦貢吳爲吳之敵國邾小國以六百乘之賦貢吳爲吳之私屬以私屬而奉敵國使之強大言不可益魯而使之日強也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事大保小典暴德如邾之言自是正論法大夫強附季氏而以爲不危豈未濟其危於邾社里危於是之見邾

吳伐齊 哀十一年

枝吳之有胥猶越之有大夫種也種勇而善謀句踐能用之胥智而善燭夫差不能納之二國興亡天乎人乎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豢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吳越相接而有欲於我欲併吳地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言縱使伐齊而勝之如得石田然不可以耕種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若不滅越以爲池沼則吳必爲越所滅矣

豢吳三字極奇

簡淨亦有節奏

柔服濟欲除疾遺類俱是投肝露胆之談

石田遺類兩喻極痛切

子胥良醫也伯嚭西施為兩豎子鍼灸不及柰之何哉

屬鏤之賜政天以吳賜越也

也盤庚之誥曰商書其有顛越不共顛越縱橫不肯奉承上命則劓殄無遺育此等之人必劓割殄絕之不留養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無使轉生種類于此新邑是商所以興也言惡人是病根能除去之故商道興今君易之反易此道留越以存病根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大霸諸侯之大事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子胥私遣使於齊託子于齊之鮑氏為王孫氏改姓避禍反役使者反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言此乃天道必然之理為十三年越伐吳張本

子胥藉吳以仇捷捷仇功破我田為反後諫諍劓頸而死非完智矣

俱是双關意作兩層說

田賦之謀子明不度于礼故開口說出礼字是一篇開鎖

君子之行以下關雎麟趾意也

孔子不對田賦 哀十一年

按田賦之起始於宣公稅畝故也孰知賦出不經病民因以病國仲尼告以周公中正之典即有若對徹法之意也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間卒曰子為國老卒終也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肯公言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此賦斂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

周公之典一句 逸田賦斷案

左傳文苑

季孫若欲行而法欲行其常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爲明年用田賦傳

以丘法一乘爲來是又以田法之也田法之也者家一人也管子內政之法也法侯之益兵周齊昭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暮亦行之也是故作丘甲周田法不書初

若可尋也二句切出

公會吳於橐皐哀十二年

按吳王夫差欲伯中國使人召哀公會吳于鄫茲又會于橐皐是以強暴薦食小國也子貢以寒盟破其尋盟所以令敵國首肯

公會吳於橐皐見經註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鄫以盟公不欲不欲與吳盟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神明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若盟可尋而溫之亦可寒而歇之乃不尋盟

此叙子羽勸衛侯會吳

言吳可患譬如長木斃路於地不釋物而後摽擊之國狗狂瘈咥人不釋人而後噬瘈人若吳之國不止於長木國狗也

吳徵會於衛 哀十二年

按夫差不道動欲駕諸侯而禍之始請尋于魯繼又藩舍于衛子貢以墮黨崇仇之論條陳利害何切如之卒免衛于難夫子稱其善爲說辭此亦其一事也

吳徵會於衛 吳在橐皐亦使人召衛來會 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勿往 子木曰國無道必弃疾於人 弃其疾惡於人也 吳雖不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 哀 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終辭吳不與盟 吳人藩衛侯之舍 吳人執衛侯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困辱之 子

此叙子貢請吳舍衛侯

與苗賁皇論晏桓子同意而調不同此調疏映頗近戰國

墮党崇仇之說不激怒亦不損

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侯伯主會當致大賓之禮會地主人當歸生物之餼各盡禮以相辭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往賂吳十端爲束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因語及之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恐有二心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夫衛之墮毀吳人不欲來會者其言驗故得志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

威聖賢之言與游說使客理氣自別

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學爲吳語子之尚幼子之即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從夷之心固不可改矣衛公輒後卒于越

子貢之訊魯有失名失禮二之法重不孔用也人主誅之君慕賢之名而世用賢之實猶如此

一誄辭而卜其不沒於魯雖亦近正然左氏故多誣辭

子貢譏誄孔子 哀公十六年

按哀公受制季孫不能尊禮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于孔子之誄則知哀而稱尼父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者在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音壘）之曰（誄說文云謚也哀公哀而誄之）旻天不弔（音的）（弔至也）不憖遺一老（憖且也老國老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疚病中也）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無以自爲法律）子籲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昏亂者必失其志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是爲失名）君兩失之（哀公失志失所子貢知其

不沒於魯

子貢之說魯也實名實禮二字於是不能用他人主注之句慕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必按如此

此篇是一白公傳

當云請期而行乃順却乃顛倒其字古人文每如此

一勝也一以為詐而亂而子西謂

白公勝作亂 哀公十六年

按楚太子建爲費無極所譖奔鄭因謀襲鄭爲鄭所殺其子勝在吳子西以其信勇而復之葉公以以其詐亂而遠之疑似不分休咎立見知人之難有如此夫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公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即子建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言勝譎詐而好作亂無乃爲楚患乎子西曰

其信勇沒言期死之功又不見所其見及宜矣

白公自好奇其事乃節節有奇

子西納白公既許之伐鄭又與鄭盟是認賊作親我之來也誰實然之

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言勝誠信而勇敢不爲不利於國之事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親近於仁乃謂之信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循行義事乃謂之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也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讐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期必也悔之言後必以召勝爲悔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使居吳境界爲楚白邑宰僭稱公也請伐鄭白公請子西伐鄭報父仇子西曰楚未節也楚國新復政令未有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不敢忘你之仇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言子西不爲已伐鄭而反與鄭盟是子西即鄭人乃我讐也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

子西智能料吳而不能料勝非天乎

此事三奇直之奇子西不信奇勝又揚言奇

此事亦三奇當五百奇辭不動奇料真不洩奇

人奇事奇湊得濃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問白公何故親自磨劍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言白公之初如鳥卵然我召而用之如鳥以翼覆卵使之生育長成羽毛也楚國第楚國用人皆有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謂其言狂妄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子西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黨也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

有此奇論方配得宜僚過此中叙事委悉條段整頓俱左之高受

又有此兩奇

此受見楚人以厲心

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得其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劫惠王以自固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子高葉公字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人不堪譬如物之偏重則離敗葉公欲待白公勝之斃而討

以子西之賢能[illegible]以安國而不去白以安身親我亂之故千載令人遺恨

中三段三過字俱見葉公得人所以取勝

乃胄乃免胄奇

文極典贍語尤蒼雅

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白公欲立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遂殺子閭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高府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圉公陽楚大夫穴高宮之府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謂葉公何不戴胄而進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

兩節語奇絕之巳真神品哉奇扮狀貌又更奇

四論以前更促則更婉也有態又更遒勁又筆力沉雄得前論相映當亦何以見其神絕不辭知而堅不言可奇

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月以幾冀其君之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是得艾安民知不死其亦皆有奮心若將旌君以徇於國民知脫於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言絕國人之望爲已甚乃免冑而進見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將助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若無子西子期楚不復有國矣蓋定四年敗吳柏舉二子之功最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曰不言將烹石乞曰此事白公作亂之事克則爲卿不克則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之弟頯黃吳地沈諸梁即葉公子高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楚國安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以二事任二氏之子而於老於葉高風可仰此文收拾亦淨結法尤要

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不可追及之亂也棄其而入於人斯得而援國以定可以言智矣然柰其國患之深而復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業有賴焉然念子西子期之功以令尹司馬授之二子而身告老歸存國之功而不享知國

之於大節烺烺千古爲烈蠢爾萬蠻之
邦而名萬世之亦空谷之足音也哉

只徵衛事易易見事口須淡

子顓私論衛侯 哀公二十六年

按衛侯以罪出奔衛輒以子拒父此人倫之大變子貢常知夫子之不爲矣此論渾涵有味而不爲之意却在言外

衛侯出公出奔宋適城鉏地名自城鉏使以弓問子顓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音遜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公再在孫矣以孔悝之亂奔魯以奉彌之亂奔宋內不聞厭亂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

左傳文類

爲王而於國何有

子貢注國喜士人必不仕後也亦言往